

板村、巧报村等等。记忆中总感觉那时的呼和浩特没有现在这么大，大人们四处打听邻近有哪个村子在唱戏，便骑着自行车带着一家老小去了，来回路程也就一两个钟头。

还记得每年春节过后从大年初四开始，母亲便会带着我们去最近的小黑河村看唱戏。为了看戏，大人们都要掐着点到看戏的地方，因为去晚了的人们只能站在外圈，或踮着脚或站在高处，又或者爬上墙。我那时还小，看戏基本上就是在人群里钻来钻去，无聊了就去边上的摆摊人那里站着，看他们吹糖人、画糖画、捏面人、耍皮影、吹琉璃咯嘣儿、卷棉花糖。年年如此，终于某年的某一天在人群里认识了家在本村的一位小朋友，在他的带领下，凑到了戏台的下面，第一次看真了戏台上的表演。于是，那年正月里一连十多天风雪无阻地来回奔波，凑到戏台的最前面去看。只是觉得他们穿得花花绿绿，脸上也抹得满满当当，在乐器的敲打中，吹拉演唱的声音震耳欲聋，再看演员们在台上跟着鼓点走来走去，甚是开心。

每年各地唱大戏的剧目就是《打金枝》《明公断》《下河东》《杨家将》《算粮》《三娘教子》《打芦花》等几本传统戏。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戏台上的人在唱什么，全靠动作表演了解剧情。而台下的观众多数也都和我一样，因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看似坐在那里，但其实是彼此之间在聊天。有的则是从

头至尾直愣愣撑着脖子且满脸笑意地盯着台上。大概与我一样，只是因为来了，所以感到开心和满足。

记忆中的那个年代，节庆之际带着一家老小走出家门看“红火”备受老百姓重视，能看上一场大戏那就相当于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，幸福感直线上升，值得开心很久。儿时因为父母过了初五就去工作了，每次带我去看戏的大人都是邻居，住在我家东边的邻居是河南人，西户邻居是河北人，住在我家前排的邻居又是天津人。我们这些邻居之间说话都用普通话交流，偶尔冒出一句“此地话”他们就听不懂了。而与我一道来看大戏，台上演得不是二人台就是晋剧，对于他们而言更是一句不懂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们还是乐此不疲地日日带着我去凑热闹，只为大伙挤着、晃着、聊着，一路而来，再一路回去的过程。这种感觉除了浓浓的邻里之情，更多的是对传统民俗文化的认同之情。

我从小生活在城市，所见过的“红火”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那几种。而据我的几个朋友讲，在县城或是农村，除了能看到社火、大戏等项目外，“红火”的内容还有庙会、赶交流等，是能看、能吃还能玩儿的项目。正月里的“红火”直到过了二月二才渐渐降温，人们才从兴奋地看“红火”热情中缓过神，继续平常的生活。

文化在改进中传承，“闹红火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一，据史书记载起